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滱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朱子語類錄寓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避嫌亦不能無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此心在克不去祇是徇情少間將此做正道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功夫

輔漢卿曰在我要得辠之道而不幸有辠自外至何足以爲辱在我有得辠之道雖或幸免其辠於外何足以爲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媿恥若撻於市不幸而遇要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要恧也

張嵩菴爾岐曰免於刑戮夫子以取南容則免刑戮之難也朱子以謹言行釋之葢時當要道動人不平者甚多竊伺君子者亦密言行豈易謹也言不非人而事不招非遊世之善術

曹月川端曰南容免於刑戮祇是不輕言妄動取禍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若以直言極諫面折廷爭爲不謹言豈聖門忠孝之敎

王船山曰於此見夫子嫁子之道焉蓋女子從夫以後甚所施其教教之者夫也固必擇端士以爲之矩範而舅壻之際恩禮所繫有賓主之道焉教之於既爲壻之後則易昵不如擇之於未爲壻之先以愼其始則情得而道亦不絀抑於此見聖人取人之道焉蓋君子立身之節過不可常可常者己也固唯論素行之端貞而榮辱之加義命所安甚險夷之殊焉固不以亂世之吉凶殉俗而幸免抑不以孤高之奇行違俗而逢尤則事異而道原自合此所以爲人倫之至而盡知人之哲也歟

黃勉齋曰謝上蔡謂聖人擇壻警人如此楊龜山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

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
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聖人之本意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朱子語類賀孫錄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
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
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
鹿伯順曰脫凡近入高明原非易事一朝之所開悟
終身之所組修有言之所警發無言之所薰漸不知
方寸中歷多少更勝更敗之局旅進旅退之景轉入
轉深之階且苦且甘之味向非多助恐難有成甚矣
子賤之藉於魯君子也
汪雙池曰世不患無賢而患人之不取子賤之尊賢

取友萬世法也而反言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抑若
幸之抑若慮之贊美之詞也見魯多賢乃其餘意
黄薇香曰魯至昭定以後治化日替有夫子之教諸
君子聚於一門子賤所取正聖門諸賢敬業樂羣之
益言魯者不私諸己也反言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
美子賤之尊師取友亦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苟獨
學孤陋將無以自進於道德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朱子語類賀孫錄問子貢通博明達若非止於一能者
如何以器目之曰畢竟未全備

孫夏峰曰無一善以成名皆不足言器未至於器而
侈言不器並失其所據矣果達藝清任和均足爲宗

廟之重

陸稼書曰大抵天下人才最憂無用不但庸陋而無用如記誦辭章虛無寂滅之輩祇成無用之人觀女器也句則知聖門之實學觀瑚璉也句則知聖門之眞學總是三代以上人物不是春秋人物史記載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之事純是戰國縱橫氣習決非子貢實事若子貢果有此事則是世俗所謂器而非瑚璉之器矣

又曰大抵窮理則識進集義則氣定臨事自不疑不懼便是有用之器而皆本於正誼明道之心無徇外爲人之意便是瑚璉之器功夫不息到得熟便能不器

汪雙池曰說女器祇是許其才與由求亦不知其仁同到成德地位正未易易耳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朱子語類（祖道錄）佞是捷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諂字解之

又（義剛錄）問夫子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麤細有祇指慈愛而言者有就性上說者此便較細若有一毫不盡不害為未仁

又（不知何氏錄）所謂全體不息者此心具十全道理若祇見九分亦非全體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雖一毫私欲方是不息

焦廣期曰孔穎達左氏傳疏云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爲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偁但爲佞有善有惡爲善捷是善佞爲惡捷是惡佞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案孔君之論善矣或人偁雍不佞是謂不能善佞非惡佞也夫子則以佞是口舌捷利爲善者少爲惡者多故曰焉用若夫辨道之辭論事之才施於所當用者固不得以佞目之且文莫猶人尙非君子所惡故直斥之曰焉用佞也

李二曲曰聖門高弟如顏之愚曾之魯雕之簡俱是渾厚醇樸氣象藹其平日皆斂華就實故其徵之容貌辭氣之間者舉非有道之符有志斯道第一先要

恭默

黃勉齋曰集注於爲仁之本言仁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淺味六字之義則仁之道無餘藴矣此言盡仁之道曰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深味全體不息四字則學者求至於仁之標的又昭然可見矣或曰集注於令尹子文章引師說曰當理而無私心與所謂全體而不息者有以異乎曰以當理無私心較之全體二字足以該此五字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則又後章未盡之旨故後章雖引師說以爲據而或問中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亦足以見推說之義詳且密也

陳安卿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豪人欲之私以間之乃可以當其名集注所謂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仲弓又不止日月至焉之地位

胡雲峰曰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葢仁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豪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

陳定宇曰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爲己任弘也死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仁卽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卽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而不息者之語

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朱子語類祖道錄 漆雕開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地已高矣斯有所指而云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彊做得欲自信得及須自有所得甚還方是信

又僩錄 斯是此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雖見得如此卻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又文蔚錄 知得淺便信得篤理合如此者必要如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祇此是信且如人忠孝亦祇

是大綱說忠孝謂有小不忠孝處亦未妨卽此便是
未信此是漆雕開心上事聖人見其才可仕故使之
仕開揆之於心有一豪未得不害其爲未信仍更有
志於學聖人所以說之
又道夫錄吾斯之未能信是不肎更做小者所謂有天
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漆雕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
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
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亾一出一入而不自知
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
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閒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
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

斯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爲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其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曰程子又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孰爲賢乎曰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豪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

林次厓曰開見道理須到自信處方可應世便有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

王船山曰止此一理耳或見大焉或見小焉或見淺焉或見深焉其爲小淺之見者非果謂理之止於此也不如理之本量以求之而使吾心據爲固有則無窮之理可以一曲限之極至之理可以疑似聽之唯

篤志者知此理之廣大而必求其備於吾心知此理之精微而必求其驗於吾心一曲不足以爲其規疑似不敢以爲是所謂信也心信理也非徒以理之名而信之也　吾自反而求焉一事之當前必有一事之理其斷然必如斯以爲之者何故一物之相接必有一物之理其誠然必如斯以應之者何爲雖或知其當然而不能覺二三之不可據者以何爲定體雖或知其固然而不能審豪釐之悉可安者以何爲至善思所以塙見夫天理之存發而體念之身心以不迷於天下之故則退而學焉何覺所求者之未得也使出而應世焉不愈以增所疑而不能準諸心以應諸事故使仕之命未敢聞也

李二曲曰學不言心終非實學仕不信心經綸匪本成己而後能成物自治而後可治人開於斯自謂未能信此正是審己量力不自欺處　問斯字先儒咸解作逝者如斯夫之斯盩指妙道精義而言今乃直指修己治人言何也曰妙道精義不外修己治人離修己治人何處見妙道精義況夫子方使開仕開若舍可仕不可仕不言而忽旁及其它此後世儱侗啞謎野狐禪所爲曾謂敬謹如開而乃爾乎夫惟於修己治人之道自謂未信所以超於天下後世昧於自知而惟以苟位爲榮者正在於此使天下後世人人如開之自審自量則處不從處出不從出而世道生民咸有賴矣

汪雙池曰治己治人非有二道卽禮樂兵農工虞水火雖職有分屬而理實同源惟君子從事於格致者久則物宜盡而事變以通致功於誠正者純則心德全而大用以廣舉而措之大小惟其所用措施以毋不宜是之謂能信不然者學有偏長用違其材則困事有常變固守一轍則拘此仕之所以難言也

黃薇香曰子使之仕者仕不過一官一邑之寄所謂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而天民之事業實有未能自信者此漆雕開所孜孜而夫子所未冀及也鄭君云志道深朱子云篤志正謂志在大成目惟志在大成則不願小仕亦惟志在大成則自信非易也程伯子曰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

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陸稼書曰大綱之信猶易條目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信最難又曰信有二意一是細微之必謹一是反身而皆誠合而觀之信斯之難可知矣王船山曰除孔子是上下千萬年語自孟子以下則莫不因時以立言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自程子從儒學治道晦蒙否塞後佗此一語後人不可苦向上討滋味致墮疑網葢自秦以後所謂儒學者止於記誦辭章所謂治道者不過權謀術數而身心之學反以付之釋老故程子於此說吾道中原有此不從事跡上立功名文字上討血脈端居悪爲而可以立萬事萬物之本者爲天德王道大意之存而二

子爲能見之也及乎朱子之時則雖有浙學而高明者已羞爲之以奔鶩於鵞湖則須直顯漆雕開之本旨以閑程子之言使不爲淫辭之所託故實指之曰斯指此理而言恐其不然則將有以斯爲此心者抑將有以斯爲眼前境物翠竹黃花燈籠露柱者以故朱子於此有功於程子甚大而又曰夫子說其篤志則以夫子之門除求路一輩頗在事迹上做若顏閔冉曾之徒則莫不從事於斯理固不但開爲能然而子之所以說開者說其不自信之切於求己而非與程子所謂見大意者同也　程子之言有爲而言也從俗儒俗吏風尙浮詭之餘而悠悠然於千載之上有開與點求諸此心此理以爲仕學程子所爲當諸

心而見其可說也開之言非有爲而言也當洙泗教
隆之日才可有爲而略小以圖大欲然求諸己以必
其迺不信者則所爭者在矢志之厚薄敬肆而不在
事理之精麤斯朱子說其篤志之言爲尤切也朱子
固欲表章程子之說以正聖學而紬事功是以存其
言而顯其實曰性亦恐性學說顯之後將有以三界
惟心自性普攝之邪說文致此章信斯之旨是以別
之曰理曰篤志曰仁義忠孝反覆於異同之閒而知
叵工之心獨苦矣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朱子語類廣錄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能負荷容受之

人如何有聞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緣其好勇故凡事麤率不能深求細繹道理故有此事

朱子文集答楊子順夫子棄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其胷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何說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王船山曰隱見之際大義存焉亦精義出焉治則進亂則退不可爲則不爲不可與處則絶之此大義也而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斯世斯民有不容棄置之義自爲有道仁人之任則知其不可而亦不遽絶之義之精也義之大者果決之士能見之斯能

行之義之精者非聖人孰以度事理之輕重初終而審處之也

黄薇香曰浮過也與禮食浮於人名浮於行及本經浮雲之浮同過海至東夷也據漢書地理志及說文桴浮海卽欲居九夷之事爲地近東海九夷在東海之外漢書顏注引此經而申之曰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顏注蓋本古說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

仁也

朱子語類明作錄　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襍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

又升卿錄　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

又卓錄　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子路之心不是都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荅之

又南升錄　問三子之才雖各有所能但未知做得能無私心否曰然聖人見其有駁襍處若不就此做功夫便待做得事業終是麤率非聖賢氣象

又錄聖門功夫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功夫未到不若顏子故夫子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功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

朱子文集答沈叔晦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著實踐履到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爲仁如子路諸人正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理而已也

朱子論語或問范氏淺識三子並與其材而不之取過也治賦爲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廢之事雖當隆盛之時仕天子之朝亦豈能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爲高哉

許白雲曰武伯見聖人專教人行仁而不知仁之體

段故就門人中舉以爲問非泛論人才之謂也
熊勿軒曰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爲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陸稼書曰此章當與雍也仁而不佞章回也其心三月不違章同看朱子謂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朱氏公遷曰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也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爲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合此二條觀之則仁之

體段可見而三子之未得爲仁不待辨矣

汪雙池曰夫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我欲仁斯仁至矣何言仁之易也至於評論人品則未有輕許其仁者其自言也亦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視仁又何其難也葢仁者天理之純而已一念之純乎天理則一念仁矣一事之純乎天理則一事仁矣此理非從外得而其功不待外求故祇存乎人之用力而非所難至也然此爲求仁者言之也若以仁之成言之則一念之襍卽天理以斷一息之違則天理以息苟非至誠無息與天同體者則安得以仁歸之此夫子之所爲不輕以許人也知仁之易而學者可無自諉知仁之難而求仁者尤不可

以儆於用力矣
劉楚楨曰淩氏曙云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爲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如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甸以該稍縣畺也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爲中都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爲單父宰子游爲武城宰皆公邑也惟費爲季氏邑成爲孟氏邑郈爲叔孫氏邑非公邑目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

也

黃薇香曰邑有以國邑言者尙書曰天邑商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皆以國言也有以里居言者周官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王制量地以制邑皆以里居言也里居之邑不同周官四井爲邑論語十室之邑易邑人三百戶管子小匡六軌爲邑千室則邑之大者自孔注以千室爲卿大夫之邑然邑必有宰公邑及私邑未可定

劉楚楨曰立於朝者立與位同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左氏傳有位於朝卽立於朝也禮行聘於

廟朝會燕饗則於廟或於朝或於寢此祇言朝者亦
舉一以賅耳淩氏曙曰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擯於大
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
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於
賓遂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但依聘禮言
之亦舉聘則它禮可推知也淩氏廷堪曰案聘禮及
廟門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上擯待而出請受賓
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又云擯者入告辭玉注擯者
上擯也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
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辭欲親受之如賓客
也又聘禮擯者出請事敖繼公曰擯者上擯也是相
大禮皆上擯之事也據淩氏言此與賓客言亦是上

據下篇言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爲小相小相於聘禮則承擯紹擯此赤自謙之辭故夫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明赤能爲上擯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朱子語類明作錄顏子明叡所照子貢推測而知顏子是眞見得徹頭徹尾子貢是暗度想像似將一物比並祇能聞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道理分明

輔漢卿曰聞一知十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

所不說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思與叡
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叡生
而物無遯照矣

張楊園曰聞一知十若決江河也聞一知二以三隅
反也

又曰在我者能知言窮理則足以盡物之情偶功夫
久後必有明叡所照即始見終之日若始初即厺推
測物情則億逆之私熟機智日生而誠明之道絕矣

用誥謹案此說防推測之獘語類纂錄以格
物窮理爲推測之事自不至流於億逆之私

輔漢卿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
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

晝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蔡覺軒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

何北山曰糞土朽木諸家以爲質不美之譬朱子嘗破其說大抵人之氣體固有彊弱而其勤怠則在於志之立不立志苟立則日進於精明雖弱而必彊志不立則日入於昏惰雖彊而亦弱故君子爲學必先立志此志旣立則如木有質如牆有基而後雕杇之功可加矣

王船山曰學者之於道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知而不行猶無知也況乎因知而有言而徙求之言則有非真知而可以言者故學莫切於力行而言爲不足資力行之得失在心之勤怠而已能言而遂謂能知自謂已知而不復勤於力行則君子甚惡之故夫子於宰予而深責之

汪雙池曰以其昏惰故行不逮言二節祇一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朱子語類錄南升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慾少被其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或以申棖爲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見其中無所主祇是色莊便是慾安得爲剛

又時舉錄上蔡說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要貪此一物事便被此物事壓得頭低　悻悻自好是客氣如此有以意氣加人之意祇此便是慾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於慾悻悻者外面有崛彊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卽慾也

又蕭錄人之資質千條萬別有剛於此而不剛於彼者有剛而多慾有柔而多慾有剛而寡慾有柔而寡慾所以要學問學問進則見理明自能勝慾若不學問祇隨資質去便是屈於慾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識所以能勝慾而不爲所屈也此人之所賢者惟學而已矣

用誥謹案此條剛字以所稟剛柔之質言與

此章所謂剛者有偏全純駁之不同

許白雲曰理之明自然能勝物者謂之剛私之萌求勝於物者謂之慾

又曰君子之心所存惟禮義故堅彊不屈於事物之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意見事合義處勇於必行有一豪不合義處决不爲

孫夏峰曰陽剛之德全是能自勝其私使此心超然於萬物之上慾則私意牽纏縱貌剛之似而中之靡也久矣子路之彊似之而非須中立不倚和而不流乃眞面目也顏子克復歸仁學從乾道入庶足慰聖人之思爾是之後則孟氏之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

聞者乎

李二曲曰正大光明堅強不屈之謂剛乃天德也全此德者常伸乎萬物之上凡富貴貧賤威武患難一切毀譽利害舉無以動其心慾則種種世情繫戀不能割從生來剛大之氣盡爲所撓心術既不光明遇事鮮所執持無論氣質懦弱者多屈於物即素負血氣之強者亦不能不動於利害之私也故從來剛者必無慾慾則必不剛不可一豪假借

張揚園曰慾則不剛去得一分慾便生一分剛氣集義久自然至大至剛

何義門曰邵子曰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剛在內者也若掩襲於外未有不臨事喪之也以孟子集

義所生節求之自見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朱子語類南升錄學者祇有一恕字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去今說欲無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彊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

朱子文集答馮作肅博施濟眾之問與此語先後不可攷疑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

之事也

焦廣期曰子貢亦言己之志欲如此爾非便以仁自處也但順口說一箇字不自覺其甚難此便是虛而不實纔而不細處聞夫子之言自有所警而思進以此知聖人進就之功大矣

任翼聖敬進曰聖門諸賢箇箇不求仁子貢蓋用能近取譬之功當日月至焉之候見萬物一體景象故出以相質但是見到未是行到是初至未是久安故子曰非爾所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朱子語類錄蓋卿問性與天道曰其流行者天道人得

之者為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

又雜錄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可以觀性與天道

又南升錄問夫子之文章凡聖人威儀言辭皆德之著見於外者學者所共聞也至性與天道乃此理之精微蓋性者人所受於天許多道理為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為性者也聖人不以驟語學者故學者不得而聞然子貢說性與天道如此分明必子貢可以語此故夫子告之曰看得文字平正又浹洽

又安卿錄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得聞耶曰是後得聞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是然其初祇理會文章後聞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竟以為因文章得

又道夫錄子貢性與天道之歎見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

真西山曰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奥精微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億度料想馳心元妙反躐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

李禮山曰性與天道即在威儀言辭上見不是兩件

然卻不可便以爲一件深者見其合淺者見其分耳

陳定宇曰堯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堯遂而在上其文章見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惟見於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文辭言也

汪雙池曰夫子與子貢言性與天道者屢矣曰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曰吾一以貫之皆從性與天道指點之子貢既聞之而又心得之故追歎美其教人之有序亦猶顏淵喟然歎曰之意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朱子語類錄賀孫　可見古人爲己之實處子路恐於爲

善惟恐行之不敏　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不厺行處著功夫

何北山曰此形容其汲汲於行而惟恐有留善之意夫行之速惟恐其善之或遲聞之多又慮其力之不足自勵若此進善豈有窮乎夫勇者氣質之偏多務勝人而子路則用以自治而功百倍於人此范氏所謂善用其勇也

何義門曰從聞而不行則爲口耳之學而無以實有諸己矣子路勇於必行所以爲升堂之選歟

胡雲峰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爲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爲兼人而退之何也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也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從

事乎行之勇也陶成之術也

李二曲曰子路喜聞過固學人百世之師而其勇於行尤學人百世之師也惜乎躬行有餘而終欠眞知是以言動出處多有遺憾故知行不可偏廢若理有未窮知有未至往往以冥行當躬行則賊德害義多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朱子論語或問先王之制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故人生雖有衆善及其死則但取其一以爲諡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爲人或不能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諡法之所許也蓋聖人忠

孝之意所以爲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俾美而不俾
惡同旨惟其惡善之可俾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
厲有不能已目
朱子文集答陳安卿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
可俾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
薛敬軒曰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爲文
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爲不足道而並没其微善矣
汪雙池曰子貢以謚律人夫子祇就謚論謚但敏而
好學不恥下問一節亦可媿天下恃天資倚勢位人
矣
黄薇香曰敏者資之捷好者心之篤也文子敏而能

好之者官司之圖籍古今之典章自能討論挍輯之
也下問者不挾貲求實是也事固有名卿大夫稽秘
府官司之掌不能詳悉釐定而投閒置散之士竆居
伏處之英獨能蒐輯舊聞綱羅散失證明因革之由
討論得失之故者此文子之所以集衆益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
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朱子語類南升錄義有剛斷之意養民則惠使民則義
僾見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見義字
在子產上不在民上
輔漢卿日省齋集注釋恭爲莊敬此又釋爲謙遜者
恭敬謙遜皆禮之端此下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

恭謹恪釋敬葢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己爲切蘊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爲宜也

王方麓曰夫子許以有得於君子之道者四而皆以行己之恭則其禔身必有禮而與三歸反坫侈然自放者異矣觀其不毀鄉校曰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諶然君子反躬虛己受言納善之心也則其行己之恭可知此是爲人根本當時諸人俱因此處有虧故事業不能光明俊偉子產惟是此處服人故於事上使下克行其志也事上之敬即其歷事四君四十餘年終始一節夷險一心謀國盡其誠身任社稷之安危而不爲私計與公子季友之

從雖能暫定魯國之難而公不勝私終啟私家彊盛之禍者異矣

王魯齋曰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孟子之言未盡

蔡虛齋曰恭敬分言則恭主容敬主事單言恭則該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恭君子修己以敬是也行己恭主容說蓋出入起居升降進退見之一身者皆行己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恭亦主容說事上敬不止拜跪趨起之閒陳力就列乃敬之大也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金仁山曰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旐當時鄭國多彊族其分食都鄙必有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其城郭車旗章服各

有尊卑也上下有服者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殺不得踰侈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而褚之之誦田有封洫者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幷之患故使民封土爲疆通水爲洫以正經界止侵幷復田制一時使民力爲之所以有伍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而伍之之謗廬井有伍者廬田閒民舍井九夫爲井所謂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伍蓋五家爲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閒有梟奇邪則相及慶賞相共以此節觀之子產治國之才非當時所可及惟夫子斷之明而集注取得其要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黄勉齋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爲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爲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道盡於此矣

鹿伯順曰久字有無限事情在人在己蹤跡之升沈佗用之忤合千態萬狀初閒之敬不知不覺暗中消減晏大夫乃於此處擅長

家甕息先生曰久而敬之異於初相敬而後漸瀆者故爲善交然未有始相瀆而不凶終隙末者爲轉一語曰敬方能久方能善與人交

黃薇香曰晏平仲之善交爲聖人所稱者於素心契合兩無猜嫌之友而有持敬勿怠之心也近儒竝說崔慶陳鮑此時文取材之富不可以說經交譏賢者徒以久敬爲善與同流合汙者何以異而夫子何稱乎爾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朱子語類時舉錄 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分明說出要人理會如臧文仲人皆以爲知聖人便說其既惑於鬼神安得爲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著龜之地須自有合當之處今文仲乃爲山節藻梲以藏之是其心一向倒在卜筮如何得爲

知古說多道其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仁聖人今祇主不知而言也

汪雙池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知之事也人惟不務民義所以諂瀆鬼神夫子譏文仲之諂瀆鬼神正所以譏其不務民義

陳心叔曰漢書云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元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男龜五寸家語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是蔡乃龜之名目鄭康成包咸皆云出蔡地因以為名不知何據又左傳臧武仲得罪於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於鑄且致大蔡焉賈再拜受龜乃立臧為為臧氏後其子昭伯嘗如晉

從弟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吉後季平子立會爲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注云僂句寶龜所出地名豈臧氏二龜一名蔡一名僂句乎

劉楚楨曰白虎通蓍龜篇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凡卜皆在廟故藏龜亦於廟周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注云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列傳言高廟有龜室又言置室西北隅懸之此其制也左文二年傳作虛器杜注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如杜所言則居蔡謂作室以居之所謂龜櫝也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然則文仲得此蔡即當歸諸周室而

不得私藏之禮器所云家不寶龜是也乃文仲則儼爲己有且以天子廟飾居之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諂瀆神物以冀福佑而不知其僭上踰等之舉必不爲神所相故夫子不庶其僭而但斥以不知

任翼聖曰據漢人之說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是二不知不應槩以伲虛器舉之曰一不知也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而臧孫未必然者葢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者葢亦不相稱之甚矣然則山節藻梲將

何飾曰飾之於居蔡也所謂媚神以邀福也是固橫

渠先生之說而朱子采之者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淸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朱子語類時舉錄今人有小利害便至於頭紅面赤子文三仕三已略無喜愠有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尹其地位亦甚高矣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灑不得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

做屣然亦豈易事須患二子所爲如此高絕而聖人
不許之以仁者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細看便見二
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
也
又徐寓錄 此祇就二子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清是
就心上說蓋比干伯夷之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
文子夫子祇見此兩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
也
又蕭文錄 或曰南軒解此謂有一豪私意皆非仁子文
陳文子以終身之事求之未能無私所以不得爲仁
曰祇據子張所問之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
是未能無私故曰未知焉得仁非以仕已無喜慍與

乖而遂之爲非仁也此要在心上求心有小不慊快處便是不仁曰所以孔子俳夷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曰是要見到此

又問子文文子之忠淸聖人祇就其一節可取如仁是全體所以不許其仁曰如三仁亦是就其一節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 燾錄

朱子論語或問子文之質近於好仁者文子之質近於惡不仁者而其事皆卓然非常人之所能及也子張之行有難能者故疑以爲仁而問之而孔子則以爲是亦忠淸而已至於仁則未知其何以得之也蓋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

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荊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爲之而不知其爲辠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爲止於如此其不得爲仁也明矣若據子張之問就其一節而論之則子文三仕未知其所以行者何說三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爲告新令尹又未知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慍者又特不見於色而已亦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慍邪至於文子則其

宗國之時未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耶抑其恐畏躁迫特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也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指其事實而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淸而無以加矣若之何而可輕以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

用語謹案集注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此又謂仁者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蓋以心德天理之全言當理無私義亦在其中語類所謂仁之全體仁之體段是也其不得爲仁也以上即

外注末段意陳新安謂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就其一節觀之以下則所謂末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無私心本章之正意也

陳器之曰爵祿國家爵祿不可認爲己有而妄生喜慍政事國家政事不可認爲己能而自分新舊皆忠也

饒雙峰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雖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皆以德言子文文子未知焉得仁夷齊求仁得仁殷有三仁皆以事言者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顏子於仁可言全體仲弓便不可謂之全體顏子三月

不違庶幾久而不息日月至焉能至而不能久不可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可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私而事亦不當理何以得爲仁乎

程子見復心曰全體不息大段從體上說當理無私大段從用上說全體不息是盡仁之實當理無私是求仁之要子路冉求文子子文一偏之性事偶當乎理者也不可以外著之似而許其仁也仁體乎事事當乎理固可因用以見其體之該性即理而理無不在也仁根於心心褫乎私不可以用而許其仁之全情出於氣而氣或有偏也孔子罕言仁亦不輕許人以仁其罕言也欲求之事物之實而不虛慕其仁之

名也其不輕許也不因其事爲之小而遂與其仁之大也知此可以知心德之全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朱子論語或問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　此特爲臨事之思貝范氏通以學問求道之思爲言誤矣周公仰而思之亦爲其有不合貝若事理曉然者又何待於如是邪

朱子語類時舉錄　思之有未得者須子細思之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稱物推來推去

輕重益不定

又 賀孫錄 天下事計較利害雖百思亦不濟事如今人須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日熾義理日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祇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

朱子文集 答陳安卿 問再斯可矣是就文子行事處說在學者窮索義理則思之思之愈深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於物格知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是文子事抑眾人通法皆當以再爲可邪曰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又豈可不致思邪故以再思爲眾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

已歉而事可使過則戚矣

又答都昌縣學諸生 或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所思又不止三也曰橫渠先生曰不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莽非術內雖勤而何猒推此求之可見

許白雲曰此章當用格物功夫在思之前理既明則所思可善若未明理再思亦未合理百思亦未合理聖人祇就文子斷其思之過而格物之道自然見於言外

王船山曰事有幾可否有衡不容不思也思則心所不安不敢冒昧以爲矣思之而猶未安焉則再思之前思之未盡者至此而精也前思之已定者至此而

淺也天下之理邪正而已矣無難淺也吾心之則是非而已矣無難辨也患之不已則必有周旋委曲之術以可飾於義而濟其利者存則公忠直諒之情移矣文子之不得爲純臣其在此乎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朱子語類賜錄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俛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惟其不全身退聽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

又端蒙錄邦雖無道直向前做去又能沉晦不露是非避事以免禍也

又廣錄武子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知也若不能沈晦以自處則爲人所害矣尙何君之能濟哉

又錄可學問甯武子世臣它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羇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

胡雲峰曰武子於衛爲公族比干於紂爲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己不諫之而諉於沈晦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

陸稼書曰自人看武子有知有愚在武子祇一忠而已當國家無事時宜平安靜則以能鎭定爲忠當國

家有事時須用扶持則以能冒險爲忠武子亦何知其爲知爲愚哉

芮蕭子曰辦天下事者存乎知用經用權處常處變皆是物也若乃當亂道之世則又不專恃此蓋利害之心太明則趨避之私易起愚於身而後知於君愚於家而後知於國險阻在前而不見死亡在後而不知彼愚人之心也哉保身濟君俱所不計但以職分當如是故冒昧爲之耳漢諸葛忠武侯有言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此眞所謂其愚不可及者乎

何義門曰武子之愚祇是但知有君不知有身並不知有成敗利鈍始終奉君以周旋竭力致死亂有二

心其後晉怨卒解成公卒歸其初實未計及向使不幸爲士榮鍼莊之續成公不免於配君臣同盡亦其所心安理得略無規避者故曰其愚不可及

用諸謹案朱子解愚不可及兼不避艱險卒能保身濟君二意此二條則以致命遂志成敗不計爲愚之不可及即不避艱險中義尤足見武子之純忠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朱子語類錄明 佐 斐然成章是自成一家做得一章有首有尾雖與聖賢中道不同畢竟做得一項事完全與今學者有頭無尾者不同聖人不得中道者與之

故取此狂猖之人倘有可裁節使過不及歸於中道
又蕭錄狂簡之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
如孟之反不伐是其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
爲天下先之意子桑子反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
生死芥蔕便如釋氏此等人雖志意高遠然非聖人
有以裁正之則一向狂去全不濟事
程勿齋曰狂簡者志大而略於事宜其規榘疏率乃
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
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
攀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
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
矜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

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晳
牧皮之爽攷其行而不掩焉者矣
孫夏峰曰凡在人情世故周摺之人則多心多事而
本來之心闇汶而不章惟狂故簡淡於俗情必濃於
道趣任其性質自是光明俊偉成得片段但高曠處
多實在功夫少不知裁即在成章內非兩轉語也此
正簡之所以爲狂也
黄薇香曰朱子云志大而略於事或陷於異端者後
世明心見性之學以居敬爲拘以格致爲支離而別
矜其瀟灑簡捷之術朱子正指此言也朱子謂陸子
靜曰區區所憂在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麤之別以
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

辭氣之間不必深察此其為說將有大為吾道之憂者陸稼書曰莊生亦是狂士以不知裁遂肆為異學之倡後世禪學往往收高明之士夫子此憂已燭見來茲之禍根

劉楚楨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適衛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乃還反乎衛又去衛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

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夫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世家此文述夫子再有歸與之辭并文見孟子後文見論語蓋夫子思歸之切屢見乎辭故世家各隨文記之司馬貞索隱疑爲一文兩敘閻氏若璩以孔子此歎與冠於魯之召求之歸并所載爲錯簡復出非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朱子語類拱壽錄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其胸中都是義理

又南升錄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祇見其善不見其惡聖賢之心皆如此

林次崖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妍媸因物之自取蓋所惡者惡其惡也非惡其人也因其自取非出於有心也若惡其人而出於有心則追念不忘矣

鹿伯順曰祇一不念舊惡即將冓惡惡之本心顯揭於天下矣且媿且感怨何自生不止能改過者不怨即未改者亦不怨知我原非私惡也味此節冷然消人鄙吝

芮蒿子曰孟子云伯夷隘詳味不念云云似隘又不足以盡伯夷矣

何羲門曰清者之量乃是聖人褒幽闡微處與孟子柳下惠不以三公章說和者之介同

尹元孚曰清者之量仍是從清處看出蓋伯夷叔齊

之淸乃聖之淸淸到至極則於善惡之際一毫不假借自一毫不卒混若念舊惡是於人之善惡有後界限牽混而不分明矣豈所謂聖之淸者乎

蔡虛齋曰今人皆知天下歸仁邦家無怨爲仁人盛德事固也然薰蕕不同味而必取生涇渭不同流而愛惡生則夫爲君子者固不能無惡於人也如司馬溫公雖奸邪小人惡其害己者亦歛衽吞噬其賢如程明道先生則狡詐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諸葛武侯則李平廖立雖爲所廢亦惜其死而爲之流涕此無它公也誠也公則可怒在彼誠則不言而信皆夷齊不念舊惡單人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朱子語類（太錄）僴 醯至易得之物何委曲如此若論大事如何纔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

又（賀孫錄）問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皞皞氣象一便見驩虞氣象曰然

輔漢卿曰凡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豪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人心非天理即人欲非自然則計較出此入彼無間可容息也故乞醯之事雖若微末而程子以為所枉雖小害直為大

許白雲曰凡舉一言以蔽一人之行皆是以全體言若直則是平生行事無一私曲方可偁直之名今微生高縱它事皆直祇此事之不直便不可言直

顧麟士曰古來祇爲周旋世故之念壞盡人品如微生乞醯一事何等委曲方便卻祇是第二念非當下本念夫子有感而歎之不在譏微生指點要人不向轉念去也

熊勿軒曰此與後章皆論人心術之微文公謂記者以類相從充微生高不直之心其流必至有可恥之事

汪雙池曰文仲之知文子之忠微生之直皆當世所震驚也震之則效之效之而天下莫眞知眞直矣故爲天下正學術人心則不得不正言其失非好衒人惡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

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朱子語類錄 太偽 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乞醯之意相似

楊慈湖簡曰此二事皆心中一樣外面一樣左丘明恥丘亦恥正甚言斯人不直之可恥非竊比意非恥其欺人而失禮乃恥其昧已而喪德也

許白雲曰朱子言若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做出此等可恥之事此亦是戒學者於細微事不可不謹人心路要畒若一時小事不謹到大事亦以爲常終爲惡人學者功夫皆如此若凡小事件件致力則到大事亦以爲常終爲君子矣

王船山曰直道喪正氣亡不肖者以爲容身之術而行怪之士且爲合光同塵知雄守雌之說以濟之聖人顧與還直之士同伸其正論以留人心於旣喪之餘也

汪雙池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也有羞惡之心則立心以直矣

焦氏期曰此所以可恥者爲其不直也夫子嘗言巧令鮮仁不直則必不仁且如以言色說人以足恭媚人求其稍存變微之實心必不可得非不仁而何又曰諂佞險詖二者人所共恥而爲之者習氣敝而蔽錮深也聖人言此有提撕警覺之意蓋人之本心有終不能喪盡者患不知其可恥耳聞聖人之言亦

當猛省矣

黄薇香曰集解孔曰足恭便辟貌邢疏便辟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為恭也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足與口對表記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足與言色並舉足恭即指趨蹌奔走甚而屈膝一流又漢書趙敬肅王傳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顏注共讀曰恭訓便辟也

用諧謹案集注訓足恭為過乎恭與邢疏一曰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之義相似不如孔注解為長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

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朱子語類升卿錄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曰它人於微小物事尚戀戀不肯捨仲由能如此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己矣非其意在於求仁乎

又寓錄問伊川言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哉曰輕己之所有以與人其勢利之人豈肯如此子路志願正學者事

又燾錄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是做功夫處否曰是其心自見得故願如此然必有別做功夫處

又問此卻見其心曰此見其心之恢廣磨去私意然祇去私意之麤者顏子則磨去近裏者然皆對物我而言

又道夫錄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媿人之不能是與物共

又壯祖錄子路所言對一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對一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拂也

又賀孫錄問集注云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祇是天理聖人順之而已曰此天理自合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其自帶得此理來聖人爲之初無形迹又問集注云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差曰此道理祇爲人不見全體所以自狹小聖人如何得如此大人都不見道理形骸之隔而物我判爲二

又文蔚錄問孔子安仁固無可言顏子不違仁乃是已得之故不違是克己復禮之事子路方有與物共之志故曰求仁曰然又曰當時因子路說出此一段皆是以己與物對說顏子是已得之意思子路是舍己忘私之意思今若守定其說曰此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祗是如此此當時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

朱子論語或問曰其以子路為亞於浴沂者何也曰取其胸懷灑落無所繫累於物而言耳謝氏每併子路揀難割舍者要不做便不做以為眞百世之師者豈其有見於此歟世之學者不察於此輕以好勇譏之以為是特賁育之倫耳其亦誤矣

許白雲曰聖人顏子氣象以集注觀之何可體認惟子路之意須識取南軒先生謂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飲食之間此意未嘗不存蓋仁者心體廓然人我無間程子所謂與物共者也常人之有己於衣服車馬所常服御者必存心計較彼我則大於此者固可知故子路於日用上除去私狹氣象廓然同人則其它亦無往而不宏廣矣不可祇泥車馬輕裘看子路

薛敬軒曰自矜自伐者皆不能克有己之私也

陸桴亭曰人欲中天理易見天理中人欲難知善勞是天理伐與施是天理中人欲也

吳艸廬澄曰老安少懷而信朋友是使之一一皆得

其所也三者之人欲其無一之不得其所故曰聖人之心猶天也若夫自處其身於無過之地而視人之得其所不得其所若無與吾事然是則楊朱爲我之學而聖賢之所深闢也

眞西山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卽其所行行者卽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不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勇於爲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尙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況朋友乎子路之言雖祇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

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胷中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況於聖人地位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耳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

陸稼書曰子路車馬輕裘與豪俠不同豪俠輕財好施從意氣來子路從義理來見朋友與我痛癢相關車馬輕裘自不足惜是萬物一體之懷也顏子無伐無施與謙謹之流不同謙謹者亦抑然自下是不敢

自足顏子則直是不見其有見善是性分固有勞是職分當爲伐施自無從生是亦萬物一體之懷也夫子老安友信少懷亦非它意祇充滿其萬物一體之懷而已吾儒之學不患其不公但患未能盡公之量不患不去私但患未能盡私之類人己之間有一豪間隔便是吾性之虧有一豪凝滯便是吾心之疵故老者朋友少者人人不一而皆吾休戚相關之人安信懷事不同而皆我病瘵乃身之事雖天地有憾堯舜猶病總無一豪間隔雖親親有殺尊賢有等總無一豪凝滯廓然大公物各付物天理周流視無伐無施者又不足言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朱子語類必大錄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爲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胷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之便無悔

黃勉齋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自責於心之爲深切也非謂諱過而不敢言也

胡雲峰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

高景逸曰人果能見得天理精明方見得人欲細微一動於欲便礙於理如兩造然遂內自訟一訟則天理常伸人欲消屈而過不形於外矣故曰見性斯能見過見過斯能復性

夏用九日日見是眞覺悟一毫瞞不得日自訟是眞

媿悔一毫恕不得有此眞識力始能犯炊同生不致因循躭誤一世

陸稼書曰聖人不能必人之無過而惟欲人改過故屢言及之而此章能見其過而內自訟是所以能改之方歎其未見實深望其見也須知所以未見之故一爲氣質做主而不能變化一爲物欲牽引而不能割斷一爲習俗陷溺而不能跳脫有過由此三者有過不能見不能自訟亦由此三者此三者盤據膠結而不可解動於心而爲心過發於口而爲口過形於身而爲身過以至處事接物無往而非過或不當爲而爲則爲動之過或當爲而不爲則爲靜之過或於理增一分則爲太過之過減一分則爲不及之過雖

其淺深輕重之不同而總皆爲過學術之所以不能
有純而無襍世道之所以不能有盛而無衰皆由於
此夫子所以深望之而不能不重歎之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黃勉齋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
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
不能眞知義理之切身故爾
蔡覺菴曰夫子於生知則不自居於好學則不自遜
所以勉人學也
王船山曰夫人之所得於天者聰明才力可善而亦
可惡可得而亦可失皆不足恃也其可恃者惟忠信
而已心有可盡發之而盡則理無所妄理有不可違

循物而不違則心無所疚此乃得於天而可資以入道者也乃有其心則何不可盡也有其理則何不可循也亦惟不好學而已矣心可盡而窮乎理乃能知其所必盡之誠而不容以虛矣之情期固有之天德理可循而純其心乃能知其所不可違之實而不容以二三之見測事理之常經於此求之心而不得則求之先知先覺而得範圍之不過求之理而不得則求之存養省察而得幾微之不爽誠好學焉惡在其不如聖人哉未嘗好學而推聖人以天授偕哉其抱忠信之質而終於矣也

尹元孚曰此章大旨自是勉人好學以全其生質須知忠信方可言生質之美忠信之質方可以言學忠

信美質乃十室中所必有者惟不知好學以保守擴充其忠信是以鄉人多而聖人少也夫子以身示教並非謙辭一部論語俱勉人主忠信而好學

論語公冶長第五 畢